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六十八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宋 端明 殿學士 宋 祁 撰

傳第五十三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席齊

蘇珣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鄆尉時李義琰為雍州
長史鄆多訟日至長史府珣裁決明辨自是無訴者義
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垂拱初

為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珣密牒按訊珣推之
無狀或言珣助韓魯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
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
中御史王弘義附來俊臣為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
督伐材於號咎督過程人多死珣按奏弘義坐免遷給
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糜用
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韋月將珣執據時令
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為岐州刺史復為

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為
獄辭牽逮珣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舍
貸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任卒
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諡曰文

子晉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祕書少
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
第先天中為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
會豪屢獻讜言天子嘉允出為泗州刺史以珣老請解

職奉養珣卒歷戶部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
事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既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
當時譽之及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被劾者就籍以朱
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廷以為
侮已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晉與洛
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
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為宋之瓘等所發死
晉厚撫其子漸為營婚宦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叅軍事屬
邑豪蒲氏鷙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擿其姦贓萬計卒
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歎頌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擢殿中
少監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
循撫境內獨無擾武后璽書褒慰長安中遷秋官侍郎
忤張昌宗意出為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
一亦厲威嚴吏為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加銀
青光祿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

異焉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
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
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
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為天子
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
以自恣邪承嘉慙怒劾思貞為青州刺史或問曰公敏
行何與承嘉辯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
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治州有績蠶至歲

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門待罪帝知之特詔令視事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工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諡曰簡思貞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為文及冠擢進士第
補金水尉遷九隴主簿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屏處丘
園武后召為左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
武不宜為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
之出為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陝三州遷益州府
長史景龍末召為左御史大夫會平諸韋治其黨衣冠
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為河南尹與構皆
一時選世謂畢李封魏縣男復為益州長史按察劔南

振弊梏私號為清嚴睿宗嘉構修絜獨行有古人風其
治術又為諸使最乃賜璽書袍帶再遷吏部尚書並遙
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戶部尚
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之當時以戶部為凶官遽
改太子詹事冀其愈會卒贈黃門監諡曰景始構喪繼
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為構服三年弟栩以
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
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荊州司馬構子炕天寶末為廣

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贈戶部尚書炕生垆始
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為賞口河北平宗人宏以
財贖出之後舉明經為臨渙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
炕節聞垆篤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
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貲以治喪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
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叅軍事遷累天官員
外郎為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

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為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傑既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命逋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河汴之交舊有

梁公埭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
費而利入代宋璟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
傑遇于道內恃玄宗姬媾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
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耻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
堂左散騎常侍馬懷素建言陽和月不可以殊死乃敕
杖殺之謝百官降書慰傑以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初
傑引侍御史王旭為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及
發反為所構出衢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為

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戶部尚書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井陘尉天授中以制舉
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為忠對皆不合旨惟忠
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左司禦曹曹參
軍事遷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復以待制召后曰非嘗
於東都對忠臣者乎朕今不忘遷鳳閣舍人中宗立擢
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酋戶不得畜兵惟忠曰善為政
者因其俗且吳都賦云家鶴膝戶犀渠此民風也禁之

得無擾乎遂止進大理卿節愍太子敗守衛誣誤皆流
已決諸韋黨請悉誅之帝欲改推惟忠奏大獄始判復
改訊恐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議卒
論如前所全貸為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
且許黜陟守宰還奏稱旨封滎陽縣男遷太子賓客卒
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為左臺侍
御史以剛鷲為治所居人吏畏鷲呼為阜鷲遷大理正

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
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
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曰
引吉无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
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
中正是託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
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
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肇為廷尉帝私敕肇

有所降恕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為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凝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以奔蹠則王良不能御驛停藥石於膚腠則俞跗不能攻疾又言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

意我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子律乎
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景雲初以
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
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
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
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戶出
為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信境
內肅然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

山妄稱襄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光帝夜犯長樂門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愔慙悸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畏歎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叅軍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州兵曹叅軍

還為左補闕宋璟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
先時議僉愜抨按不避近疆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
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
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溢壞廬舍
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王者宜修德應
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答天譴公在元弼
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賑贍十三
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刺史治虢州大理

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
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
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
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
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
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
絹三千遣之後徙岐州入為吏部侍郎卒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最擢監

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
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開元初為邠王府長史王
為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
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
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迺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
乃臥馬下諄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
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王慙為還遷豫州刺史
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

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咎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公累徙温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節行修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勲居室服用麤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劔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為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鵠

鵲溪鵠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
怪羽為園籩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齋所飼
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
褒答悉放所玩謫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
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
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
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
騶僕未幾入為戶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

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

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

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豫曰昔梅

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

人為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為諫官豫恥汙詖謁

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為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

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為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

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絀清明為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為之改豫

清直亡欲當官不為勢權所撼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
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
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即葬勿久留以黷公私貲
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諡
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
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
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

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
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辭母老不忍遠離賞
而罷聖歷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叅軍有父
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
太守不聽固爭卒原景雲初姚崇取為監察御史凡劾
奏常先風教號善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
太尉先告澣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
媠不恭并劾談神昏形滓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

思陷敬暉沒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
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談由
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
舍人論駁及誥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
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
舉自代崇用其謀璟為相它日問曰吾不敢冀房杜比
爾日諸公云何澣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
百以為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緒次四庫書

表澣為副改祕書少監出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
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毅聞吏
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
夷君長馬橐駝亦數萬所頓彌數十里澣列長棚帟幕
聯亘上食凡千輦納筦鑰身進膳帝以為知禮喜甚為
留三日賜帛二千匹澣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
入青水人便其漕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丘為左澣
為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蘇晉

為侍郎世謂臺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澣乘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為婚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畏加宦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為興州別駕澣往餞因道諫語察素姦佻遽言狀帝怒召澣入

殿中曰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
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邪澣免冠頓首謝貶高州良德
丞察再貶皇化尉其黨齊敷郭稟皆流放久之澣徙索
盧丞郴州長史濠常二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
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
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
征其入招還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
澣中失勢益悵恨素操寢衰更倚力士助得為兩道採

訪使興利以中天子意哀貨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為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贓事連澣詔矜澣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為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為林甫所廢與澣家居杖屨經過不缺日林甫畏之乃用澣為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黃老清靜為治卒年七十二肅宗時錄林甫所陷者皆褒洗故澣贈禮部尚書澣嘗稱陳希烈宋遙苗晉卿韋述之才後皆大顯麻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

侍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繫大理昇妻鄭父遠嘗納錢五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欲榮其姻對授遠河內令子洺州叅軍元忠下獄遣人絕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劾遠敗風教請錮終身遠遂廢當時謂察為公而終以儉險斥云澣孫抗

抗字遐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鎰辟署幕府抗吏事閑敏有文雅從鎰鎮江西及以宰相領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

遷戶部員外郎蕭復引為江淮宣尉判官德宗自梁洋
還財用大屈鹽鐵使元琇薦抗材改倉部郎中幹鹽利
俄為水陸運副使護漕江淮給京師歷諫議大夫坐小
累為處州刺史歷蘇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為給事中遷
河南尹進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
無遠謀大略雖用心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
為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諡曰成初吏部
歲考書言以它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以為常

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覈非任人勿疑之道
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謂之別頭皆奏罷
之又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雙曹者減中書吏員
此其稍近治者云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六十九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宋 端明 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四

裴崔盧李王嚴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父春
隋大業中為淮安司戶叅軍郡人楊琳田瓚等亂劫吏
多死唯春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送還鄉守真

早孤母喪哀毀癯盡舉進士六科連中累調乾封尉養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旱悉稟祿奉姊及諸甥與妻息惡食不贍也授太常博士守真善容典時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

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
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
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
詔可未及行會帝崩大行舊禮無在者守真與博士韋
叔夏輔抱素等討按故事稱情為文咸適為宜時人服
其得禮天授中為司府丞推覈詔獄多裁恕全免數十
姓不合武后旨出為汴州司馬遷累成州刺史政不務
威嚴吏民兩懷之徙寧州送者千數出境尚不止長安

中卒贈戶部尚書子子餘耀卿巨卿曾孫行立耀卿巨卿別有傳

子餘事繼母以孝聞中明經補鄆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誼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業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為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為番戶且今又子孫可抑為賤乎履溫倚宗楚客執辯於廷子餘執對不撓

遂誑其議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有恩
入為岐王府長史卒諡曰孝時程行謚貞中書令張
說歎曰二諡可無媿矣子餘居官清家闈友愛兄弟六
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
州刺史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
令寬猛時當繇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
李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

斬之歸其孥蠻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谿洞豪也
隸于軍它經略使多假借暴恣于治行立陰把其罪貸
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
名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
期行立笞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為擇良子弟以代於是
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俄
代桂仲武為安南都護銳於立功為時所訾召還道卒
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崔沔字善冲京兆長安人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
自博陵徙焉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舉
賢良方正高第不中者誦訾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
工遂為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郎岑羲歎曰君
今卻詵也薦為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
言不可得而詘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忍
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隣太樂丞封希顏處士李
喜以代已處詔改虞部郎中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

倉粟及減苑囿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彛留司東都通賓客招賄賂沔將按劾崇懷慎方執政共薦沔有史才轉著作郎去其權蓋憚之也久之為太子左庶子母亡受弔廬前賓客未嘗至樞室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亡變禮邪中書令張說數稱之服除遷中書侍郎玄宗以仙州數喪刺史欲廢之沔請治舞陽舞陽故樊噲國也更為樊州帝不納州卒廢沔既

喜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俛首懷祿邪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出為魏州刺史雨潦敗稼沔弛禁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左散騎常侍為集賢修撰歷祕書監太子賓客是時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又欲增喪服於是卿韋縉請坐增籩豆至十二外祖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舅母袒免沔曰祭祀上矣古者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故有毛血之薦未有

麩藁故有玄酒之奠後王作為酒醴犧牲以致馨香故
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神道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雖
曰備物而節制存焉鉶俎籩豆簋簠尊壘之實皆周時
饌其用通宴饗賓客而周公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祖
晉盧諶家祭禮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純用古此聖賢變
文而通其情也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明矣國家清
廟時享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備
列漢法也它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

時令也苑囿躬稼所收蒐狩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矣諸珍羞鮮物第敕有司悉使著于令因宜而薦不必加籩豆以為噉也太羹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器有古饌而用時器者則毛血於盤玄酒於尊未有薦時饌用古器者繇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魯丹桓宮之楹刻其楠春秋非之班固稱墨家出於清廟是以貴儉則清廟不奢舊矣太常所請臣所未安又太常

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沔曰禮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也隨失制宜不待議而革云又言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比制唐禮推廣舅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

監門兵曹叅軍劉秩等議與沔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裁
於是宗廟籩豆坐各六姨若舅小功舅母總麻堂姨袒
免餘仍舊制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逮取衷卒年六十七
贈禮部尚書諡曰孝沔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
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別傳

盧從愿字子龔六世祖昶仕後魏為度支尚書自范陽
徙臨漳故從愿為臨漳人擢明經為夏尉又舉制科高
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為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

旨進累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
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偽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
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敬
一為鄭州刺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
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為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
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
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為天下
第一實書勞問賜絹百匹召為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

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韋抗為刑部尚書

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戶功為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後欲用為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為東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論輸糴于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飢詔為宣撫處置使發倉廩賑飢民使還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諡

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擢至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相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為聞喜令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譴騰朝隱胖然無避屈遷長安

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太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斂伏為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叙明審與盧從愿竝授一子官久之以策縣令有下第降滑州刺史徙同州玄宗東幸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嚴清姦人不容息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

曰此不繩不可為政執而撻辱之帝賜書慰勉入為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贓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隱曰景仙其先寂有國功載初時家為酷吏所破諸夷略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丐乞贓無死比藉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餒魂可也帝不許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贓惟枉法抵死今丐贓即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決

杖百流嶺南朝隱更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名為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時年已衰而篤于孝自致毀瘠
士人以為難明年詔書敦遣揚州就職還為大理卿封
金城伯代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
夫闕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
名少衰進太常卿出為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
於官贈吏部尚書官給車轎北還諡曰貞

王丘字仲山同皎從子也父同暉終太子左庶子丘十

一擢童子科它童皆專經而獨屬文辭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行修潔於詞賦尤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自偃師主簿擢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采錄精明無丘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丘下遷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獎用如山陰尉孫逖挑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

然皆一時茂秀久之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中

朝臣為刺史制詔臯陶稱在知人在安民皆念存邦本

朝乾夕惕無忘一日今長吏或未稱蒼生謂何深思循

良以革頽敝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丘與中書

侍郎崔沔等竝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

畏慕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為右散

騎常侍仍知制誥裴光廷卒蕭嵩與丘善將引與當國

丘固辭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為御史大夫丘訥

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改太子賓客襲父封以疾徙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天寶二載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姚崇為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為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勸先天二年

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
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閏月未止挺之
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為歡也不使靡敝今
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
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貿
壞家產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
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
廷中責詈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為所劾貶萬州員外

參軍事開元中為考功員外郎累進給事中典貢舉時
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絃為相不相中暹善挺之而元絃
善宋遙用為中書舍人遙校吏部判取捨與挺之異言
於元絃元絃屢詰譙挺之厲言曰公位相國而愛憎反
任小人乎元絃曰小人為誰曰宋遙也繇是出為登州
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抵太原朔方
籍兵馬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應且以毛
仲寵幸久恐有變密啓於帝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治

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會毛仲敗死帝以挺之言忠召
為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為尚書
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
諂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晁林甫所引不知書
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為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
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晁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
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為人凡三年非
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諉於蔚州刺史王

元琰林甫使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涪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始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乃以為員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乃自為文誌墓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

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為偏子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荅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竒之曰真嚴挺之子然數禁敕武讀書不甚究其義以陰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

肅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
京兆少尹坐瑄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
皇合劔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劔南節度使還拜京兆
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
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劔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
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
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措亟斂
閭里為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為武判

官因小忿殺之瑄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挺之從孫綬綬父丹嘗為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綬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贊為宣歙團練使贊卒綬總留事悉庫物以獻召為刑部員外郎賓佐進奉由綬始河東節度使李說病軍司馬鄭儋總其

政說卒代為節度時德宗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它命
即用軍司馬代之以和厭衆情至是帝頗憶綬所獻故
擢為河東司馬明年儋卒即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憲
宗立揚惠琳反夏州劉闢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
可失威請必誅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二賊平
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公進司空在鎮九年尚寬
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
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入為尚書右僕射綬既名胄

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始就廊下食在百
官上帝使中人賜舍挑綬見拜之為御史劾奏綬慙懼
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出為荆南節度使封鄭國公澈
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錦州連九洞自固詔綬進討綬
勒兵出次遣將齎檄開曉羣蠻悉降吳元濟反僉以綬
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
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聲援既
未有以制賊閉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

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徒判光祿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初綬未顯過于閩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飯它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閩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憐而瘖卧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為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善畜牧家高貲得幸於綬署牙門

將元和中進賢累為振武節度使辟綬子澈為判官澈
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辟鵜泉進賢發兵討之
吏稟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揚遵憲而還進賢大怒
衆懼因燔城門攻進賢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
軍乃殺澈而屠進賢家詔以夏綏銀節度張煦代之誅
亂首數百人乃定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裴守真傳不合武后旨出為汴州司馬○舊書作汴州
司錄

崔沔傳戶部郎中揚伯成○舊書作陽伯城

李朝隱傳諡曰貞○舊書作諡曰哀

嚴挺之從孫綬檢校司徒判光祿卿事○舊書作尋檢
校司空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八第十一頁前二行為邠王府
長史刊本王訛州據舊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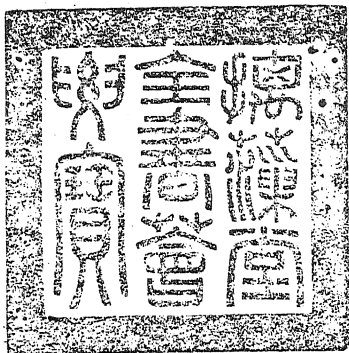
卷一百二十九第六頁前一行菟狔親發所中刊
本脫發所二字據韋韜傳及舊書崔沔傳增

第六頁前四行有古饌而用時器者按此傳脫此
句據韋韜傳增

第六頁前八行太常請刊本請訛謂據舊書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膳錄監生臣陳棻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

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五千二百七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五十五

裴陽宋楊崔李解

裴淮絳州聞喜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
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宗義內輕之鐫諭曰同三輔
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

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
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
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後為永年令
有惠政吏刻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淮侍疾十餘年
不肯仕琰之沒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時
崔湜鄭愔典吏部坐姦贓為李尚隱所劾詔淮按訊而
安樂公主上官昭容為阿右淮執正其罪天下稱之累
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不止淮

上言春夏毋聚大衆起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度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憔悴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暎之孽職為此發且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敝哉不報遷兵部侍郎

以銓總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為吏部侍郎甄拔士
為多拜御史大夫灌雅與張說善說方宰相數薦之灌
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尚書世儉素而晚節
稍畜伎妾為奢侈事議者以為闕改太子賓客卒贈禮
部尚書諡曰懿從祖弟寬

寬性通敏工騎射彈碁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為潤州
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
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

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

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

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

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鶴雀詵曰愛其

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舉拔萃

為河南丞遷長安尉宇文融為侍御史括天下田奏為

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

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

而不奏中書令張說是之請如寬議遷刑部員外郎萬
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
寬固執不肯從河西節度使蕭嵩表為判官歷兵部侍
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列倉河陰奏寬為戶部侍郎
自副遷吏部出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
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繇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
玄宗賦詩褒餞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
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冒賄寬以法繩

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感附
三載用安祿山守范陽召寬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會河北部將
入朝盛譽寬政且言華虜猶思之帝嗟賞睠倚加厚李
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
敦復任氣而疎以林甫為誠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敦復
即欲白發其言林甫趣之敦復未及聞扈幸溫泉宮而
其下裨將程藏曜曹鑿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

謂寬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
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坐親貶安陸
別駕林甫任羅希奭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
寬寬叩頭祈哀希奭乃去寬懼終見殺丐為浮屠不許
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為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
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
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
飯其為政務清簡所莅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

間稱舊德以寬為首然惑於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
老彌篤云子諝

諝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綽舉止不順累

遷京兆倉曹參軍號王巨表署襄鄧營田判官母喪居

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為寬將德寬舊恩

且聞諝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為郎君偽授御史中

丞賊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虛

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罵危死而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

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譖徒步挾考功南曹
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為御史中丞
為元載沮却故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譖入計
帝召至便殿問摧酷利歲出內幾何譖久不對帝復問
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譖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
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
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故未
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

載忌之出為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
德宗新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薨陵
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謂列奏帝謂不畏彊
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為庇之謂笑曰非君
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
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
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辯爭者輒擊登聞鼓
謂上疏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

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譖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為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坐所善誅貶閬州司馬俄召為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為河南譖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為治不鞫人以贓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寬弟子胄字胤叔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不得意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游抱玉怒劾貶桐廬尉時

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崔造及胄器之白栖筠取胄為支使代宗惡宰相元載怙權召栖筠為御史大夫欲以相栖筠引胄殿中侍御史尤為載所惡會栖筠卒胄護喪歸洛陽人為危之胄屹然不沮惴少游復表為淮南觀察判官載誅始拜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當國為載復讐言窮摺所惡會胄部人積胄雜奉為賊炎遣員寓蔓劾峭詆貶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

江西觀察使初李兼嘗罷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稟為月
進胄白罷之樊澤徙襄州宰相議所代德宗雅記胄才
遂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剝下希恩製重錦異綾
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胄待之有節獻餉直
不數金宴勞止三爵是時武臣多粗暴庸人待賓介不
以禮少失意則以罪中傷之胄亦劾斥其管記世恨胄
之流于俗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

陽嶠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

世孫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
右御史中丞桓彥範袁恕已爭取為御史楊再思素與
嶠善知其意不樂彈抨事為語彥範彥範曰為官擇人
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
為右臺侍御史久乃遷國子司業嶠資謹飭好學喜誘
勸後生修講舍人以為善職睿宗立進尚書右丞時議
建都督府擇最吏故嶠為涇州都督議罷歷魏州刺史
荊州長史本道按察使率以清白聞魏州人務耳闕下

請嶠為刺史故再治魏入為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引
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為學官皆名儒冠云生徒游惰
者至督以鞭楚人怨之乘夜毆嶠道中事聞詔捕毆者
殺之嶠撫孤姪與子均常語人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
昔時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諡曰敬

宋慶禮洺州永年人擢明經補衛尉武后詔侍御史桓
彥範行河北鄣斷居庸五回等路以支罽厥召慶禮與
議見其方畧器之俄遷大理評事為嶺南採訪使時崖

振五州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輒苦瘡癘莫敢
往慶禮身到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
罷戍卒五千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東
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興
作濱塞掘甯植兵以邀虜徑議者蚩其不切事稍遷貝
州刺史復為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
扼制奚契丹武后時趙文翹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
東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

爭不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
驍衛將軍邵宏等為使築栽三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
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没戶還舊田宅又集商
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廩克居人蕃輯卒贈工部尚書慶
禮為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
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
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彊衛指期
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可推

不當醜諡慶禮兄子辭玉亦自詣闕訴改諡曰敬

揚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為陳中書舍人名

屬文終交愛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代領都督隋

滅陳踰三年乃降徙長安林甫字衛卿為柳城太守高

祖軍興遣其子琮招之挈郡以來授檢校總管足疾不

能造朝帝以絳州寒涼拜刺史累封宜春郡公琮字孝

璋為上津令會天下亂去官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為

王府參軍兼庫直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

而琮獨預太宗賜懷昔賦申以恩意歷沔綏二州刺史
毋饋孺子以餅妻偽受而棄之垣外人咨其廉瑒始為
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擻取畿內嘗負
逆人貨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
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
貞壯其對為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為丁限及敗有司
追趣其課瑒執不可曰韋氏當國擅擢士大夫赦罪人
皆不改奚獨取已寬之人重斂其租非所以保下之宜

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世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嗇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為日知先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為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逐日知瑒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常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資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喑默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為華州刺史帝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亦在行瑒謂起苴經

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帝許乃免入為國子祭酒表大
儒王迥質尹子路白履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迥質
諫議大夫皇太子侍讀履忠老不任職拜朝散大夫罷
歸子路直昭文館皆有名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
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
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
稍加優宦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
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為瑒立頌太學門又言古者卿大

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
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
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
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
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稟而博
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
進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眊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
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啟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

而勸進之有司為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又在朝難矣
帝然其言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
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
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據舊典為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
哀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
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瑒伯
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託常曰得田十頃
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

位終司屬卿安平縣男瑒從父兄晏精孝經學常手寫
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儻曾孫解褐左玉鈐
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
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為所擠貶邛州司馬玄宗
立擢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梨園
弟子胡鸚善笛有寵常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
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

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鷄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
賜隱甫百緡孫佺敗績于奚擢隱甫并州司馬護邊會
兄逸甫疾甚未及行詔責逗留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
刺史太原尹入為河南尹居三歲進拜御史大夫初臺
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為大夫始置獄
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其
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厨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
而下舊皆得顯事無所承詔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

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帝嘗
詔校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
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謂曰
卿為大夫天下以為稱職張說當國隱甫素惡之乃與
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過不宜處位說賜罷然帝嫉
朋黨免其官使侍母歲餘復為大夫遷刑部尚書兼河
南尹帝還京師即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益
州大都督謚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

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潔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云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

邦主簿州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神龍中左臺中丞侯
令德為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
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
年員闕材庶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
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
刻人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
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
為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寃湜愔復當路乃出尚

隱為伊闕令懷讓魏令湜等伏誅玄宗知尚隱方嚴繇
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拜兵部員外
郎懷讓後人後歷給事中尚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
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權稍不制仇
家告其罪尚隱窮治具得姦贓無假借遂抵罪進兵部
侍郎俄出為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
生已鏤石著驗聞人馮待徵等助實其言尚隱劾處妖
妄詔流懷照播州再遷河南尹尚隱性剛亮論議皆披

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苛密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
誦記畧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素覺
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爾因
賜雜綵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
裒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
丘為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引屬吏多小人乾隱
錢穀尚隱按其違贓累鉅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尚隱太
子詹事不閱旬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

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諡曰貞尚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謫惟劾詆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自開元二十二年置京畿採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真為之尚隱以大

夫不克使永泰以後大夫王翊崔渙李涵崔寧盧杞乃為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中之調新政尉後自成都

丞奏事稱旨躡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
迫追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
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
北廷都護西域安撫使琬與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
授滄州刺史為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
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
習戰多為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為朔方軍大總
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

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濟南縣男以老丐骸骨不待報輒去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準品給全祿璽書勞問會吐蕃騷邊復召授左散騎常侍詔與虜定經界因諧輯十姓降戶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秦渭間防遏其姦是冬吐蕃果入寇為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年八十餘開元五年終

同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三十

唐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裴灌弟寬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沈炳震曰舊書
刺史韋銑為按察使引為判官以女妻之官與名俱
不合

贈太子太傅。○舊書作贈太子少傅

李尚隱傳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臣德潛

按舊書時

姚珽為同州刺史甚禮之

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為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

沈炳震曰舊書景龍中為左臺監御史

代王丘為御史大夫。舊書作代王鉷為御史大夫

東都留守爵高邑伯。臣德潛按新書在代王丘為御

史大夫後舊書在代王鉷前

唐書卷一百三十考證